

論語集說

七

論語集說卷第七



子路第

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聲



嘉

蔡



集曰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先之也易

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勞之也正已之行而

率之之謂先因民之事而勉之之謂勞

東先之則民知所從勞之則民知所勸子

路猶以為未足而請益焉故夫子以無倦

終之欲其於斯二者持之以久也

東谷鄭氏武

三十一

論語集說卷第七

夷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
能持久故夫子益之以無倦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

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

焉於虔切
舍上聲

節釋曰有司眾職也先有司委任而責成

之也過失誤也賢謂有德才謂有能也有

司必先之則各知展布而舉其所職矣小

過必赦之則各知懲創而效其所長矣賢

才必舉之則德者能者集於上而共成其

治矣仲弓惟慮無以盡得夫賢才故夫子

告以姑自舉其所知則其所不知者人將舉之而不肯舍矣仲弓所言是以一己之所知為知也夫子所言是以眾人之所知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中並去聲

集曰衛君出公輒也迂謂遠於事情野謂

鄙俗

晦庵朱氏

不中謂刑罰失當錯置也苟苟

且也

邢氏疏

輒子而蒯瞶父父子爭國逆天

理亂人倫君臣父子之名不正矣故孔子為政必以正名為先子路以為迂而難行孔子責其識見之鄙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於是歷言名之不可以不正

櫟山黃氏朱氏蓋

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

實而事不成

龜山楊氏

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

故禮樂不與禮樂不與則必從事於刑罰

故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其手

足矣政成都范氏東溪劉氏曰孔子為子

路果欲捨正名而為政其將以立事乎與

禮樂乎清刑罰乎名一不正則是數者皆

不能以有行也故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

行君子於其言其可以苟乎哉東谷鄭氏

世子崩贖取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

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

人立之又辭乃立崩贖之子而輒以拒崩贖

夫崩贖欲殺其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

拒父子皆無父之為人政於衛其將周旋於贖

使夫當時果為政於衛其將周旋於贖

輒之問使輒辭位而納崩贖則輒無拒父

之名崩贖思得罪之由而不受其遜則贖

無爭國之醜請命於天子立郢而君之允

合國人之情而不廢靈公之命名正而言

順矣黃氏致堂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

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好並去聲夫音扶襁
集曰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老農老圃
謂老於為農圃者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

四十五 論語集注卷第七 三 葛

於背故曰襁負

註疏

樊遲蓋欲為許行之學

與民並耕者也然不知有大人之事有小

人之事故夫子以小人譏之而有及於禮

義信之語

晦庵朱氏曰農圃小人之事也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

所好下之所從也上好禮則篤乎恭遜故

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

宜故民心為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下

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

固不遠也是非徒有以得其國之民四方

之人亦將願為之氓矣其與役心於稼圃

所得孰多耶然必俟其出而後言者何也

因其有問也自謂老農老圃之不如則固

已拒之矣遲不知復問慮其終不喻也故

又申言以警之

磔山黃氏南軒張氏龜山楊氏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

集曰使謂奉命出使也專主也詩本人情

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

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喻故誦之者必

達於政而能專對也

晦庵朱氏

苟授之以政而

不達是不能有行也使於四方而不能專對是不能有言也窮經將以致用既不能行之又不能言之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爾雖多不足貴也

成都范氏伊川程子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並令

去聲

集曰令教令也何氏從違之本不係乎令

註

係乎吾身之正不正爾

南軒張氏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集曰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

三十五

論語集說卷第七

五

葛楷

國是時衰亂政亦相若兄弟之云蓋歎之

也晦庵朱氏東溪劉氏曰此言魯衛節不但為兄弟之國其政亦兄弟也

按史記載此語在魯哀公衛出公之年時

魯之君不君臣不臣衛之父不父子不子

二國之政無大相遠故夫子云然其後哀

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於越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

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少音小

集曰荆衛公子也居室者處家也邢氏合

者財之聚也完者物之備也美者用之飾

也洪氏苟者苟且粗足之謂也平都李氏自合

進而完自完進而美必善乎其事者也致堂

胡氏然於其合也完也美也而皆曰苟焉隨

其所寓而無容心於其間非賢而能之乎

本南軒張氏說凡物欲之移人未嘗不以其漸能

戒於始有而不能戒於少有能戒於少有

而不能戒於富有終亦必侈而已矣今每

進而未嘗為之變此所以為善居室南山王氏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

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論語集說卷第七

集曰孔子之衛冉有為僕以御車也庶眾

也言人庶繁也加益也邢氏庶矣而不富則無

以養民之身故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

富矣而不教則無以養民之心故必立學

校明禮義以教之晦庵朱氏庶矣則富之富矣

則教之聖人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有其

序也南軒張氏曾氏曰庶矣哉一

再問以究其說然後知既庶矣則當富之

既富矣則當教之至於教之則不可以有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暮居

切之

集曰苟誠也

疏邢氏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

可者僅可之辭

朱晦庵

朞月而可言綱紀布

也三年有成言治功成也

伊程子

孔子嘆當

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

河尹氏南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

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

集曰善人為邦以善化民者也

堯山

百年

相繼而久也

朱晦庵

勝殘謂化殘暴之人使

不為惡也去殺謂不用刑殺也

王氏

積善

人百年涵養之功而後可以勝殘去殺矣

黃節謂古有是言夫子引以實之蓋深明

夫為邦者之不可要近效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集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

一世仁謂風移俗易而天下莫不歸於仁

也此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何

以能致

邢氏疏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謂善人涵養至於百年王者化節

又曰必世蓋其化有淺深故其效有遲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集曰政之本在身身正則政立矣其身不

正未有能正人者也

河南尹氏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

集曰退朝謂冉有從季氏自魯君之朝而

退也周氏註鄭氏註謂冉有臣於季氏

說節請卿大夫有家兩季氏魯卿也安得謂之朝耶此必魯君之朝也按左氏傳魯

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季孫使冉求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冉有為季氏家臣固無朝

而退也觀有政一言其為公朝又可知矣

晏晚也以用也邢氏疏節謂大者為政小者

為事冉有退朝夫子異其晚而問之冉有

以有政對夫子不謂之政而謂之事者禮

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夫子嘗為

魯大夫如其有政尚得以與聞之今不得

而與聞必其事而已味夫子之言意不但

辨政與事之不同蓋亦有所譏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

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幾並居希切易喪並去聲樂音

集曰幾近也

邢氏疏

三桓之僭至定公時極

矣四分公室而有之魯君惴惴之心無日不在三桓也以一言而可以興邦喪邦為問其意深矣夫子知其意則以為一言之發而邦遽興喪不可若是其近也為君難

三十一

論語集註卷第十七

九

葛楷

為臣不易人固有是言也如知為君之難也則兢業以持之不敢有玩易之心未有不

自是而興邦者也此其所以為近也予

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晦庵朱氏曰言

他無所樂唯樂此耳

人固有是言也如言善而莫之

違則固善矣如言之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

是而喪邦者也此其所以為近也一言之

美惡邦未必可以遽興喪也而興喪之端實基於此聖人之言含蓄無弊既曰為君

難為臣不易必曰如知為君之難也而後以為幾焉既曰唯其言而莫予違必曰如不善而莫之違也而後以為幾焉亦可見立言之密矣

東谷鄭氏晦庵朱氏成都范氏上蔡謝氏南軒張氏永

嘉戴氏曰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即安而意悅常欲以易求易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難以因一順生可眾逆此不謹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舒涉切說音悅

集曰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

說而後遠者來也

晦庵朱氏

二十二

論語集註卷第一

書格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

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

集曰莒父魯邑名

鄭氏註

欲事之速成則反

不達見小利而苟就焉則反以害大事矣

晦庵朱氏

子夏規模近小故夫子告之以此蓋

欲務其遠者大者也

石林葉氏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

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葉舒涉切語為並去聲

集曰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證

謂指其事而實之也邢氏父子相隱天理

人情之正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庵

朱氏節謂證父攘羊則有反於天理而非所

謂直矣世俗徇於事而昧於理乃指以為

直此夫子所以深辨之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

狄不可棄也

集曰居處平居之時也執事主執其事也

與人交際乎人也仁人心也恭敬忠皆此

心之存也之往也白石錢氏曰恭見於外晦庵朱氏

節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心無乎而

不在也造次顛沛必於是不以之夷狄而

棄之則持養既久無少間斷仁其在是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

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

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

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行已之行如字使弟行並去聲
硜苦耕切筭所交切算悉亂切

集曰果必行也硜硜堅確之意小人言其

識量之淺狹也晦庵朱氏噫心不平之聲斗量

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

鄙細也算數也鄭氏註算作選顏曰選數也子貢

之意蓋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

以行已有恥使不辱命此則本立而能達

於用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此則本立

而未見於用者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此則於本於用雖無足觀然亦不

害其為自守三者之淺深雖不同凡皆務

實之事故夫子隨其問而有取焉或問硜硜

而亦可為士何也朱氏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今之從政者蓋如

魯三家之屬其志在於利祿故曰斗筭之

人何足算也子貢之問每下夫子故以此

警之本伊川程子晦庵朱氏說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音狷並

集曰中行者由中道而行也龔氏狂者志

願太高而行不掩也狷者執守太固而知

未明也聖人本欲得中行者而教之然中

行既不可得故思得狂狷之人也狂者進
取則可與之為善狷者有所不為則不至
於為惡因其志節而裁抑激厲之猶可以
進夫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

夫恒胡登切

集曰南人南國之人也恒常久也巫所以
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人而無恒雖巫醫
之賤猶不可為况其他乎孔子所以稱其
言而善之

晦庵朱氏

二十九

論語集注卷第七

十三

葛者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恒胡登切

節釋曰上二句易恒卦九三爻辭也下繫
以子曰者所以別易文也承受也羞辱也
言人無恒德則羞辱有時而至占驗也夫
子之意以為無恒之人必受羞辱此理甚
明人自不驗之耳苟知驗之則必能恒厥
德而遠恥辱矣

又曰此章連上章諸家合為一今從東

溪劉氏分為兩章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集曰可否相濟曰和彼此相比曰同和順

理同徇情也東溪劉氏君子以道合主於和而

已而未嘗以苟同也小人以利合苟於同

而已亦安有所謂和哉欒山黃氏

子曰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

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

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

集曰鄉人之善惡不同故其好惡亦異今

有人焉其鄉人皆好之也夫使善人好之

固可取也苟不善人而亦好之焉必其人

論語集注卷之七 十四 音楷

有詭隨徇俗之行也其鄉人皆惡之也夫

使不善人惡之固無傷也苟善人而亦惡

之焉必其人有崖異絕世之行也平都李氏故

鄉人皆好之皆惡之其好惡未必當也未

足以見其人也唯善人好之而不善人惡

之則其為君子也審矣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及其使人也噐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

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並去聲說音悅

集曰噐之謂隨其材噐而使之也晦庵朱氏易

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難
事易說者反是君子所說者義理而已而
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
所以為難說若小人則徇一己之私而已
順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所以為易說
君子不求備於人故使人則噐之所以為
易事若小人則責人無已心故使人必求
備焉所以為難事南軒張氏朱氏曰君
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
心私而刻天理人欲
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集曰泰安舒也驕矜肆也君子循理故安
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晦庵朱氏
南軒張

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
驕者志滿而氣盈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訥奴
骨切

節釋曰剛則彊而不屈龜山楊氏曰剛毅
則不屈於物欲毅

則果而有立木則樸實東溪劉氏曰樵
朴不文之謂木訥

則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仁任重道

遠貴乎力行非柔懦巧辯者所能也南軒
張氏

曰剛毅木訥言其質也
有是質而又
從事於學焉然後可以
至於仁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悝悝

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悌悌兄弟怡怡
德並息茲切切
怡並與之切切

節釋曰切切者誠意之懇到也悌悌者思
慮之詳審也怡怡者意氣之平夷容色之
和悅也此皆子路所不足故夫子因其問
士而告之復借朋友兄弟以發明其旨所
謂切切悌悌者若朋友之篤誠意審思慮
以相成也所謂怡怡者若兄弟之平意氣
和容色以相親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卷之七

論語集注卷之七

十六

葛格

集曰即就也戎兵也

包氏註

教民者教之孝

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則民知親其
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晦庵朱氏

七年云者聖

人度其時可矣

伊川程子

然善人教民七年之

久而僅曰亦可以即戎言兵之不易也

南軒

張氏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集曰以用也民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

之死地而已矣

晦庵朱氏
南軒張氏

憲問第十四

九四十七
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集曰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行道以濟時而未免於素餐邦無道不能儉德以避難而未免於苟祿二者均之為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告之以廣其志焉耳

本晦庵朱氏說

又曰憲問獨不記姓豈自紀其所聞與凡問更端必題其人以別之而克伐怨

論語集說卷第十七 十七

欲之問不題則憲之自記明矣 東溪劉氏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集曰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也伐自矜也怨忿恨也欲貪欲也難謂用力之難也憲問有是四者能制之而不行亦可謂之仁否夫子止告之可以為難而仁則不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晦庵朱氏曰或曰

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克已之事求仁之方曰克去已私以復乎禮則

私欲不行則是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欲行則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集曰居謂意所便安處晦庵朱氏士志於道而

已居非所懷也菜山黃氏懷居者志不立矣其

何以為士乎南軒張氏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

聲

集曰危峻厲也孫和婉也君子介然守道

子三

論語集說卷第七

十八

不渝故其行不以邦之有道無道而改若

言則有時而可孫焉南軒張氏有道之時言不

危則非所以憂治世而警明主至於無道

之時而危言以犯世之所忌則殆矣東溪劉氏

危行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言非阿諛也

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是也危行所以潔

身孫言所以遠害洪氏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

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集曰有德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必

有言自口耳得者徒言而已故不必有德

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故必有勇以血

氣勝者徒勇而已故不必有仁晦庵朱氏東溪劉氏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

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

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音适並古活切羿音詣奡五報切

盪土澆切

集曰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

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

代之奡左氏傳作澆浞之子也盪行也力

論語集注卷之九

論語集注卷之九

一九

高

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

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

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晦庵朱氏

南軒張氏曰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行事之實也羿奡以

力而亡禹稷以德而興适之云然其去取

已審矣夫子雖不答可也及其出也則以

為君子以為尚德所以深許之也槩山黃氏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

也夫音扶

集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斯頃之間心不在

焉則未免為不仁也若小人則戕賊陷溺
之者深豈復有仁者哉南軒張氏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勞乎

集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

寺之忠也東坡蘇氏愛而勞之以就其才則其

為愛也深矣忠而誨之以規其過則其為

忠也大矣東溪劉氏君子之於人忠愛之情篤

故長善救失之意無窮已焉南軒張氏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

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切諶時林切
創初亮切論盧昆切

論語集說卷第七 二十 葛楷

集曰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世叔游吉

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行人掌使之官子羽

公孫揮也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為命謂

為辭命也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

討尋究也論講議也修飾謂增損之也潤

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

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

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向使人執已見自恃

其才或損益於一言必以為歉議不克合

其能斷國論乎夫子於此不獨稱鄭國之

能用賢又以見四子能協心以濟公家之事也

晦庵朱氏
葉山黃氏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

怨言

駢部田切
食音嗣

集曰子西楚公子申也伯氏齊大夫駢邑

地名齒年也

註疏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

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

舉其重者言也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

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

三十三

論語集註卷第七

二十一

余良

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

卒召白公以致禍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

者外之之辭威公奪伯氏食邑三百家以

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

雖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也

晦庵朱氏

蓋九合

諸侯一正天下易而能服伯氏之心難故

後言如其仁而此謂之人也

石林葉氏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朱氏曰管仲之德

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

人之學則既平其亦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云

集曰貧逆境無怨則難富順境無驕則易

白石氏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

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安者不能也南軒張氏勉

於其難而不忽於其易則可以處貧富矣

晦庵朱氏張氏曰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焉能保

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于其中皆為怨也故貧無諂易貧無怨難無怨則

能樂矣朱氏曰諂之病甚於怨無怨之難則甚於無諂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

夫綽昌約切

論語集注卷第七 十一 余良

集曰公綽魯大夫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

者也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優有餘

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大家之老

地閑事簡故公綽居之則有餘小國大夫

職重事繁故公綽居之則不足本晦庵朱氏說龜

山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

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

授命以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

聳下皮變切
要於霄切

集曰成人猶言全人也武仲魯大夫臧孫
紇也莊子魯下邑大夫言有能兼四子之
長知足以明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
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
德成於內而文見於外其為人也亦成矣
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
及而語之也晦庵朱氏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
之言也致堂胡氏東谷鄭氏曰以何見
利思義臨財無苟得也見危授命臨難無

苟免也

河南尹氏或曰授與也言危難
之事當死則死之若與彼命然故

曰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朱氏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信義不渝也欒山黃氏此蓋子路自

言其善而為此辭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

有終身誦之之固矣胡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
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並於

音各

集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謚也公

明姓賈名亦衛人註孔氏夫子指文子也邢氏

跡過謂過其實也厭謂厭其煩多也文子

為人其詳不可知衛人言其不言不笑不

取意其必廉靜之士也孔子疑而質之公

明賈賈謂告者之言失之過矣文子未嘗

不言不笑不取也特是三者各當其可則

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然此必盛德之

至故發而皆中節也文子雖賢疑未及此

聖人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曰其然

論語集注卷第一 北四 不取

信其然則美矣曰豈其然乎恐其未能如

是爾本晦庵朱氏說東坡蘇氏曰凡事

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

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

此文子所以得不言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

不信也要平聲

集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為後為之立

後也要有挾而求也晦庵朱氏左氏傳

使來告曰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

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防而奔齊臧武仲自邾入防卑辭請後疑

若非要君者然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後之立非已之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非要君而何魯人從之亦不獲已爾孔子所以正其無上之罪而誅其意也

成都范氏 檠山黃氏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並古宓

切

集曰晉文公名重耳齊威公名小白譎詭

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

也

晦庵朱氏

以春秋溫之會及首止之盟觀之可以辨二公之譎正矣晉文公當周室衰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第一

七五

朱

弱之時溫之會帥天下諸侯欲以朝王然

召王而就之因以示疆大於諸侯上下之

分紊亂甚矣是譎而不正也齊威公以惠

王嬖於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而立王子

帶遂會王世子于首止使天下曉然知世

子之為鄭公義所在惠王不得而私焉是

正而不譎也春秋之書蓋亦屬辭比事也

觀其曰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直辭書之曰

天王狩于河陽以婉辭書之亦可以求聖

人之意矣

檠山黃氏 南軒張氏曰二君以功利為心為三王之罪人則

同然論其行事有譎正之異則晉文固下於齊桓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糾並居黝切召音邵與平聲相並去聲被皮寄切衽

而審切

集曰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

晦庵朱氏如其

三十五

論語集說卷第七

九六

仁如其所成之仁也再言之者酌之之辭

也白石錢氏相輔相也霸長也斥正也尊王室

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

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諒小信也經縊

也匹夫匹婦徒執小信知有死而已莫之

知者不知權其輕重有可以無死之義也

朱氏節謂九合諸侯蓋衣裳之會自魯莊公

十五年會鄆至僖公九年會葵丘凡九會

是也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註云魯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

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

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九
十一年會按左氏傳莊公十五年復會于郵
齊始霸也自此會齊僖公薨子襄公立公
至葵丘則為九耳

子小白公子糾皆襄公庶弟也襄公無道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

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公子

糾未克而公子小白自莒先入國人立之

是為威公使魯殺公子糾而請管召召忽

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威公以為相

公子糾之爭國固不得為是威公之殺公

子糾其不仁亦甚矣春秋魯莊公九年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

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致堂胡氏曰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

復稱小白宜有齊也殺糾也子路與子貢意管

仲不死公子糾之難而相威公背死從生

不得為仁也夫子歷言管仲有九合諸侯

一正天下之功既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

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皆所以深許之也至又言豈若匹夫匹

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夫不責

管仲以死而許其功豈非以公子糾未嘗

為世子管召雖公子糾之傳而君臣之義

未正亦可以無死者與審校其本末夫子所以許管仲者可識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僕士免切

集曰大夫僕文子家臣公公朝也謚法有以錫民爵位曰文者註家臣之賤文子引

之為大夫與已同升於公朝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謚之曰文不

亦宜乎

洪氏白石錢氏曰公叔文子之謚衛君特以其修班制交四鄰不辱社稷而謚之曰文斯當其實矣夫僕之同升為文子之文斯當其實矣

三二

論語集注卷第一

九八

葛精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

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夫音扶喪去聲

集曰康子季康子也

邢氏

喪失位也仲叔

圍孔文子也

晦庵朱氏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言

人才之足恃也以衛靈公之無道得三人

者而任之交隣以修好奉先以報本整軍

以禦侮相與持危而扶顛其不失國也宜

矣

檠山黃氏朱氏曰三人者其才皆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怍在各切

集曰怍慚也

馬氏註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

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

哉

晦庵朱氏

此二語夫子譏當時之人好大言

而無實用者爾

明道程子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
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
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

朝音潮告夫之夫並音扶

集曰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討

三十七

論語集說卷第七

廿九

葛楷

謂討其罪也三子三家也之三子之之訓
往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當陳成子弑逆之
時孔子居魯雖已告老猶沐浴而朝請於
哀公以討之然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
又不能自命三子詔以大義反使孔子往
告之孔子以為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君曰告夫三子則是告哀公者夫子之志
也告三子者非夫子志也君命也魯之三
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明矣告夫三

子則事必不從然君命不可不致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况以君命之重雖欲不告而不可得已其所以警

三子者深矣

晦庵朱氏 槩山黃氏

子路聞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集曰犯謂犯顏諫爭

晦庵朱氏

盡誠而不欺犯

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在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則誠信充積或不得已而犯之必有以感動也若誠信不足而於事君

之道未盡徒欲以犯顏為事則鮮味矣以子路之剛果不患其不能犯也故告之以

勿欺為主焉

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集曰上達謂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也下達謂小人徇人欲故日流乎汙下也

本橫渠張子藍田呂氏說龜山楊氏曰

收收為善則為舜非上達與收收為利則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並去聲

集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

人也程伊子聖人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未

有若此之明切者於此辨別而省察之庶

乎不昧於所從矣晦庵朱氏之學者為已程子曰古

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已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

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子曰使乎使乎蘧音渠使並去聲

集曰伯玉衛大夫姓蘧名瑗孔氏與之坐

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欲

寡其過而未能則其克已常若不及之意

論語集說卷第七

可見矣南軒張氏曰夫欲寡過而未能非

言無溢辭而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

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

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也

晦庵朱氏致堂胡氏曰欲寡過未能乃伯玉心事而使者知之雖伯玉克己日新之符著見於外而使者亦可謂知德而能言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集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

之故又見于此成都范氏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集曰位非獨祿位之稱凡思有所止而無所越皆為不出其位也

南軒張氏勉齋黃氏曰位身所處

之地越所處而思則為出位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集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恥其言者常恐不及於行也過其行者常使有餘於言也

晦庵朱氏言易放故當勉齋黃氏曰恥行難盡故

過當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知去聲

集曰言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

邢氏疏

聖人責己所以勉人也

成都范氏

也朱晦庵氏節謂子貢云夫子自言其平日所

能行者爾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

集曰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

短長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

晦庵

朱氏賜也賢乎哉以方人為能也夫我則不

暇以治己為急也二者之得失相去遠矣

賜也宜知所擇焉

東谷鄭氏曰學道者汲汲乎治身

而已庸有暇
於品藻乎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節釋曰知不知在人能不能在己己有能則人自知之矣故人之不己知非所患而已之不能則可患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節釋曰先事而迎之之謂逆詐者計之詭者也以意而度之之謂億不信者言之妄者也不逆不億者誠也先覺者知也抑反語辭不逆詐不億不信是固誠於待人矣

三八

論語集注卷第十七

卅三

葛

然苟無先見之明則人之果詐也果不信也吾且受其欺矣故必曰先覺之是賢者以其燭理既盡物無遁情猶鑑明于此而妍醜自不能隱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集曰微生姓畝名

包氏註

栖栖猶依依也為

佞言務為口給以悅人也疾惡也固執一

不通也

晦庵朱氏

畝蓋遺世之士其視夫子轍

環天下若栖栖然欲行其說固宜指以為

佞也然槩以聖人之道畝之獨善其身無
意於世亦固執而不知變爾果孰得孰失
乎觀其名夫子而語之夫子卑辭以對蓋
亦鄉黨有齒德者然道不同不相為謀故
言疾固以警之

榘山黃氏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儿利切稱平聲

集曰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邢氏疏驥雖

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亦奚足尚

哉

河南尹氏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

以德報德

集曰德謂恩惠也報復也

鄭氏註

以德報怨

可謂厚矣然於其所怨者既以德報之則
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如是
則怨德之報皆有不得其平者故必以直
而報怨以德而報德而後二者之報各得
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
不厚也

晦庵朱氏

節謂以直報怨云者亦曰報其所當報者爾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

曰不然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扶夫音

集曰莫我知之歎所以發子貢之問也子
貢以夫子之聖人何為而不知之夫子語
以不然天不尤人惟下學人事而上達天
理伊川程子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
南軒張氏曰天理初不外乎人事也
篤於其在己者而已人雖曰不我知而天
則知之也本南軒張氏說節謂此亦夫子嘆
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
固有感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朝音潮與並平聲

集曰公伯寮字子周魯人也子服景伯子
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愬兼譖
意以告以其事告孔子也夫子指季孫而
言也肆陳尸也鄭氏曰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言欲使季

孫誅寮邢氏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廢
興一斷以命公伯寮何所與於其間哉南軒
張氏聖人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公伯

察耳

晦庵朱氏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音避

集曰辟謂辟而去之也辟世天下無道則

隱也辟地去亂國適治邦也辟色禮貌衰

則去也辟言有違言則去也晦庵朱氏四者雖

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

同耳

明道程子

子曰作者七人矣

集曰李氏曰作起也

白石錢氏曰作如言見幾而作之作

二十九

論語集說卷第七

三十六

余良

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為誰以

上下文推之意其為隱者而發耳

晦庵朱氏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聲

集曰夜止曰宿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

蓋賢者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

從來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言孔子知世

之不可為而強為之者也

晦庵朱氏節謂夫子

轍環天下非不知道之難行而皇皇於斯

世者亦以時無不可為而道亦不可已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荷去聲蕢奇愧切硜苦耕切莫己之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切

集曰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隱士也

有心哉擊磬乎謂夫子異衛用已也鄙小

也硜硜堅確之意斯已之已止也深則厲

淺則揭廣韻云以衣渡水由膝以上為此厲寒衣渡水由膝以下曰揭

邶風匏有苦葉之詩也人不已知則當已

亦猶深則當厲淺則當揭也果者果於忘

世也末無也

晦庵朱氏

夫子皇皇斯世孰為己

知所以轍環天下非得已而不已也心乎

生民而已

檠山黃氏

自離世絕物者言世莫知

而猶有求者宜其鄙且小也然歛一己以

自善愬然棄天下而不顧亦果而已矣非

聖人所難也夫子自魯之衛往返以見靈

公者四固知靈公無道每遲留而不忍遽

絕者亦曰盡吾心焉耳

石林葉氏

又曰人雖不我知在夫子未始忘天下

也時雖不可為在夫子固有為之之道

也東谷鄭氏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

冢宰三年薨呼肱切

集曰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

名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

冢宰太宰也晦庵朱氏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

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

下無所稟令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非所

患矣致堂胡氏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並去聲

集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也上蔡謝氏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集曰君子之道不越乎修己以敬而已蓋

一於篤敬則修己之道盡推之家國以及

於天下皆是道也極其至而天地位萬物

育况於安人安百姓者乎修己以敬一語

言君子之道本諸身理亦無不盡者子路

疑其未足則告之以修己以安人安人是已之所推而已又疑其未足則告之以修己以安百姓安百姓是安人之備者而已曰堯舜其猶病諸欲子路無忽於斯也凡覆載之內堯舜固欲已之澤均被之也有未能焉是堯舜之所病也此修己以敬無

窮意

南軒張氏致堂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

則百邪息故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

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切

集曰原壤魯人孔子之故人也夷蹲踞也

俟待也踞待孔子也幼少也長大也述猶

稱也賊者害人之名叩擊也脛足骨也

疏韋朱氏

以杖叩其脛門人所記也猶指其

掌之義

岷隱禮記載原壤母死登木而歌

夫子若弗聞而過之蓋老氏之流自放於

禮法之外者見夫子來夷踞以待之夫子

責之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

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因以

所曳之杖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耳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益者與之與平聲

集曰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

出入傳賓主之言者也

邢氏疏

益進也或人

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夫子言童子坐則隅不敢居於位也行則隨不敢與先生並也今居位而並行是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乎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非能以求益也是欲速

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

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也

南軒張氏晦庵朱氏

